

时光

远望

蔡英



一句：“这会儿，你外婆肯定还在场上站着呢。”

这句话很轻，却沉甸甸的。那是母亲心头化不开的依恋，也是外婆目光里扯不断的牵挂。

“从前站场上望，如今站窑子上照”

2013年，陕北遭遇连月强降雨，镇里来人挨户排查危窑。外婆家住了几十年的老窑，头一批就被划进了撤离名单。外公外婆万般不舍，终究还是搬离了经营一生的家园，住进了舅舅家。

刚搬去那几年，外婆腿脚不大灵便，外公身子骨却还硬朗。帮舅舅忙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杂活，舅舅十天半月，他总要独自走回老窑看看，

夏天拔掉长在院子里的杂草，冬天扫干净飘落在空荡荡院子里的枯叶。

舅舅家在村里相对平坦处，再去探望外婆时，我们不用气喘吁吁地爬那道陡峭的土坡了。小时候，拎着东西从沟底爬到外婆家，得歇好几次，累得心口发慌。可一进院子，嚼上外婆准备的果干，所有疲惫瞬间就消散了。

如今探望返回，我们要走时，外婆总会执意送我们。她不再送到硷畔，也不再到场上，而是换到一处更高的峁子上，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像一棵安静的树。我们走一程，回一次头，她那小小的身影始终嵌在苍茫的天际线上，一动不动地远望着，直到我们转过山脚，视线被谷底阻隔。仿佛在她的心里，我们还没走出那片黄土坡，她的

目光，便一直为我们照着前路。

“你慢慢下，外婆在山顶照着你”

小学时，每年暑假，我总先在外婆家住些日子，再去山那边的奶妈家。每次去奶妈家前，外婆会给我装好爱吃的果干，再送我。我们一同走过蜿蜒的山路，爬到山顶，下山便是我出生的村庄。这时，外婆会把吃的递到我手上，然后叮嘱：“下去就到你奶妈家了，下山你一个人慢慢走。外婆就坐在这儿，照着下山，别怕。”我从小特别胆小，一个人走路更是不敢。可回头看见外婆爬得气喘吁吁，坐在地头揉着膝盖的样子，心里便涌起一股硬气。我点点头，一步步朝山下走去。快到奶妈家院子时，我总会转过身，朝着山顶那个模糊的身影，用尽力气大喊：“外婆——我到啦——！”山风会送来外婆遥远的、带着笑意的回应：“噢——知道啦——那外婆就回去啦——！”

如今，我们姊妹几个都已成家，像离巢的鸟儿，飞向了各自的天空。每次从母亲家离开，车子启动时，回头总能看见父母站在阳台上的身影。他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一如站在硷畔上、场上、峁子上的外婆。

那目光，穿山越岭，跨过岁月，从未间断。它从外婆传给母亲，又从母亲传给我们。工作后，我只管向前走，因为我知道，总有一道目光，在我身后，照着我前行。

原来，爱的姿态，从来都是一场沉默而坚韧的远望。



黄土 风情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交朋友

豌豆开花结龙头^①，
十八九我就开始交朋友。
手扳在墙头脚扎上柴^②，
就因为看妹妹我丢了两只鞋^③。
……………

陕北民歌是华夏音乐的灵魂。陕北民歌悠扬动听，艺术特点是独一无二的。评论家海梁指出：“陕北民歌以它独特的魅力和美丽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心灵。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一种感情的表达。无论是在欢乐的时刻，还是在苦难的岁月中，陕北民歌都是人们心灵的寄托和慰藉。”

《交朋友》是陕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版歌曲，表达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交往中，男子偷偷“瞄妹妹”，看他爱慕的妹妹的趣事和波折，不乏青春气息，也不乏幽默、真挚，令人喷笑。为了偷看妹妹“丢了鞋”，被女子母亲“打了两锅盖”，充满乐趣、愉悦感，笑语喧哗，兴味盎然。它洋溢着泥土芳香，也是灵魂的歌唱，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那股弥漫的烟火气，不禁让人沉醉其中，唤醒许多沉睡的回忆。

这首民歌高亢粗犷、质朴生动，共6段，充满浓浓的黄土情调，是陕北凝聚群体智慧、不断打磨的一首民歌，是陕北人赤裸裸的灵魂展露。此歌在陕北流传甚广，苍凉悲伤的乐符中又氤氲着一层坦率豁达的温情暖意，它可转换视角演唱，只需将歌词中有“妹妹”的地方改为“哥哥”即可，如果是女声唱，就将原歌词“就因为看妹妹踩下了一道路”中的“妹妹”改为“哥哥”。“交朋友”，在陕北也指谈恋爱、谈对象。但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歌曲中，多含有男女野婚的意味。

黄河西岸吴堡、佳县或黄河两岸的语言和韵味，更具黄河岸人家风情风采，草根歌手丁文军出身于吴堡县偏僻山村一个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从小就继承了喜欢唱民歌的母亲的音乐天赋。年轻时，他奔波于黄河两岸干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过煤窑，还干过吹鼓手、出租车司机等许多营生，但他一直执着地学唱民歌。丁文军嗓音高亢洪亮，音域宽广，有极强的声乐控制力，无疑是陕北民歌手中最具原生情态风味感染力的一位歌手。他高亢、辽阔、沧桑的歌唱风格，深刻体现了陕北民歌与黄土地、黄河水血脉相连的特色。多年来他受央视多家节目组邀请演唱陕北民歌，在山西、内蒙古等多省市的民歌演唱活动中闪亮登场，收获好评。2022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歌唱，获得全国关注，成了陕北民歌实实在在的“守艺人”。

① 陕北适宜种植小杂粮，豌豆、红豆、高粱，都是陕北广种的杂粮作物。豌豆在初夏时开花，农谚说豌豆“小满一枝花，芒种大开花”。豌豆花开放时颜色鲜艳漂亮，融合着粉红、淡紫色，也有粉中带白、白中夹淡黄色等多种。尤其是花瓣的形状酷似龙头高翘，故有“开花结龙头”之说。

② 扎，陕北话，意为踩。此处是踩的意思。墙比较高，看不见，所以要搬来柴捆(蒿草、灌木一类)支垫在下面，陕北农户墙角一般都垛着柴捆。这里指踩在其上手扳着墙角看。

③ 有时为了没有声响，脱掉鞋趴在暗处偷看人家，被发现就赶快跑脱(仓惶狼狈中连鞋也没顾得及拿。鞋，陕北人念：hai)。

陕北信天游歌词唱腔中，啊、呀、噢、哎、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感叹词很多。此句具体在歌唱时，歌词是：“手扳在墙头脚扎上柴，就因为看妹妹我丢了鞋。就因为看妹妹我——哎——噢嗨噢嗨、哟哟哟哟哟哟哟，丢了我的两只鞋哎，丢了我的两只鞋哎。”

三十里铺

提起家来家有名，
家在绥德三十里铺村^①。
四妹子爱上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

《三十里铺》是一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叙事性陕北爱情民歌，也是陕北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它是民间艺人常永昌根据真人真事、艺术加工编创的叙事性歌曲，也是那个烽火硝烟年代他塑造的陕北儿女相望相恋走向战场的艺术形象。

绥德城东三十里铺村，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男的是郝姓一家排行老三的双喜(也就是三哥哥)，女的是四妹子凤英。两家人都是本分勤劳淳朴的农家，凤英家更穷一些。曾有好心人撮合，三哥哥的父母谢绝了，但三哥哥和四妹子彼此心里深深爱着。1942年农历二月，三哥哥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去当兵，当时的陕北民情是左邻右舍村人都会把将要离开村子走向战场的人叫到家吃一顿饭。凤英家的饭还是四妹子凤英亲手和面做的。不几天，三哥哥离开乡村和乡亲上宁陕交界的三边前线了，村人都来送行，凤英也站在自家硷畔上远远地偷偷送行。双喜一步一回头走向村外，心里装着父老、亲人、朋友，也有自己的心上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甘泉县洛河川道镇村下乡一年，竟遇到了三哥哥的二哥郝增寿，他是那个村的队干部、会计。上世纪60年代陕北北部旱灾不断，农人生活苦焦，老郝是从绥德三十里铺逃荒移民来的。我被分派在村民家里吃饭，吃队干部家的饭最多。彼此熟悉了，老郝才告知我，他正是那首歌里三哥哥的二哥。我挺高兴，我们一下亲近了许多。他说，他的三弟确实长得英俊潇洒，还给我说了那时的许多事情且留了他弟弟的名字、所在村子。几年后我到绥德开会，还特意到三哥哥那个村见到了三哥哥，他听说我在他二哥的村子下乡一年，很是热情。当时正是八月枣子熟红的季节，他给我们端上来一簸箕红枣。

他说，他们同村有个叫常永昌，自幼家穷，靠搬工度日，却是个极其聪明有天赋的人，才艺出众，有编创才能，对陕北民间艺术样样精通，会唱民歌、道情，扭秧歌打伞。他与三哥哥关系亲密，知道三哥哥和四妹子的一切秘密，于是，他自己配曲，编创出了《三十里铺》这首民歌。最早歌词有十八段，采用对唱形式，展现了陕北乡村一对青年男女淳朴的爱情。“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硷畔上灰不塌塌。有心上前拉上两句话，又怕人笑话。”“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有什么话儿你给哥哥说，心里头不要害急。”情感表白细腻生动、深情委婉。满腹的知心话，又不能说出，将难舍难分的情景呈现得剔透明澈、酣畅淋漓！

《三十里铺》词曲俱佳，旋律舒展开阔，这首歌逐渐传唱开来。上世纪50年代，音乐家王方亮将《三十里铺》改编成了无伴奏合唱，亲自指挥合唱团公演，轰动京城，传播到全国。上世纪70年代末，剧作家张光生创作的大型歌剧《三十里铺》公演。本世纪初，滕文骥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十里铺》由山西电视台播出。这首民歌里的三哥哥、四妹子不断被艺术加工，他们已演变成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陕北儿女光彩的艺术形象。

① 三十里铺村，绥德县城东30华里，自古为大路、交通要道、驿站。

太白山即景

张鸿元

中，到了山腰，这幅美景被无边无际的青草拦住了，它们疯狂又茂盛地塞住了任何缝隙，草尖沾着露水，晶莹的露珠压弯了每株小草，它们个个弓腰含背，掬着水，映着笑，似乎在向远方的客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那厚实实的一层层仙雾，缠绕住群山，是一种摆脱不掉的束缚，白花花的细嫩嫩的雾丝如娇小玲珑的藤蔓吸附在山峦之上，有的随着山峦拔地而起，有的侵入云海，把那些

花毯笼罩得若隐若现，朦胧间只见那片色彩斑斓的花被仙雾掩得影影绰绰。有云雾穿过狭长的山涧，就成了一片云河，划出了一道美丽的“抛物线”，线的尽头又融入云海，在线的通道处有几棵青松巍然屹立。缀在雪地中的一抹青草，晕染出超凡的意蕴，草底沾了一点柔柔的雪点，每一株草尖上都顶着雪点，有的飘在草根上，有的洒在云海间，一道瀑布自危崖垂落，碎玉飞花般

洒入云海，似乎要与云海融为一体。站在山顶，真是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而那瀑布更添了几分仙境的缥缈，渲染了这份超凡意境，人们有一些飘飘欲仙的感觉，好像要封神登天似的。

太白山，秦岭的主峰，秦岭的精华，秦岭的灵魂，主峰海拔3771.2米，这般高海拔之上却还有苍劲青松，春日里高山草甸百花竞放，更有云海缭绕其间，这不就是人间仙境吗？

背绳

姚丹



心惊肉跳，目瞪口呆。赶紧挪到稍宽一点的地方靠在崖壁上给他们让路。

走近了才看清，行李都是用一根辘轳杖粗的麻绳，呈“八”字形死死勒住，两个绳环紧紧套在他们的肩头上。这样的运输方式前所未见，简直就是向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展示着另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纯粹的、原始的生存状态。我们当时心中五味杂陈，同时记住了那根神奇的绳子。到达贺家山小队后，带队负责人发现这些条件太过恶劣，与公社协商重新安排我们去了川面的井家湾村。

后来问及那根神奇的绳子时，老乡告诉我们这绳叫背绳，以后用处多着呢。果然，后来我们看到了老乡用它背柴、背粮、背水缸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物品，用处多多。

照一下身边的知青，下山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离我最近的是大队会计关东方，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大，是个回乡知青。他帮我用背绳把几捆麦子捆好，放在缓坡处套到我的肩膀上，安顿说：“你头前走，我后边跟着，脚要踏实一步一步踏稳，别往旁边看，容易头晕。”我应了一声，起身往山下走。沉重的麦捆压得我喘不上气，脸上的汗像小溪一样流淌，肩膀被背绳勒得生疼，我铆足劲儿好不容易下了山。还有一段平路要走才能到场上。东方加快脚步超过我说：“我先走一步，能多背一趟，你慢慢走，别急。”

殊不知背着东西走平路比走山路更难。我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住了，就把麦捆卸下来放在水渠上稍作休息。待我再想背起麦捆时，因为没上山崖缓坡借力，怎么也起不来了。正在那儿挣扎，东方折返回来，看到我狼



走过青春

狈不堪的样子说：“我来吧。”他卸下我肩膀上的绳套，套在自己的肩膀上，帮我把麦捆背到了场上。

当年，背绳是陕北人民为适应地理环境需要，制造出来的最常见的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陕北山大沟深，陡峭狭窄的山路牲口都难行走，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就是靠人运送物品，为了将东西牢固地捆在背上，背绳便应运而生，成为陕北农村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工具。

后来，随着退耕还林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背绳在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几乎消失不见了。但它是陕北老乡祖祖辈辈艰苦奋斗的见证，依然留存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更留存在知青的心坎里。

2011年，我和学姐海峰相约回了一趟余家沟，老书记陪同我们一起回村。虽然我只在贺家山住了几天，但老乡还依稀记得我们三个女孩子的模样。进村，迎面走来一位消瘦的老汉，书记介绍说：“这就是当年给你们背过箱子的张怀富。”我赶紧跑过去拉着他，握手致谢，让海峰为我们拍照留念。他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边做饭边聊天，我提起他们当年给我们背箱子的情景和那根让我们惊奇不已的背绳。他若无其事地吧唧着旱烟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尔格窑里安上了自来水，汽车能开到家门口，驮驮水、绳背东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那段经历在老乡眼中稀松平常，可在我们的记忆里却印象深刻。想当年，我们仨人还没成年，老乡负重上山的身影和那神奇的背绳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段经历成了我们记忆宝库中难忘而珍贵的回忆。

我们第一次使用背绳是在夏天收麦。生产队给知青每人发了一根背绳上山背麦。队长叮咛老乡们关

我们第一次使用背绳是在夏天收麦。生产队给知青每人发了一根背绳上山背麦。队长叮咛老乡们关